

权色

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
高官落马事件的真相并非只有一个
汪宛夫◎著

珠海出版社

权色

汪宛夫◎著

QUANSE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权色/汪宛夫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5453-0295-0

I. 权… II. 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92164号

权色

汪宛夫 著

责任编辑: 王薇 靳红

装帧设计: 小徐书装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

电 话: 2639350, 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0

网 址: www.zhchs.net

E-mail: zhchs@zhch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MM 16开

印 张: 17.75 字数: 310千字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295-0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汪宛夫语录 ▸

◎ 他喜欢到食堂里用餐，不仅是这里伙食好，而且还可以打听到各种消息，及时向老板汇报。特别是用完早餐后，他可以早早地去向老板问安，有时也带点吃的去。这会让老板感觉到自己工作勤奋，听话，很贴心。

◎ 他本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是省政府从部门里挑秘书时挑去的。但是自从跟了领导后，他的一身才华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体现。他每天要做的工作，并非搞材料，而是跟班服务，说到底，就是个贴身的勤杂工。这些年来，他悟出了做秘书的诀窍，那就是：既要眼明手快，又要大智若愚；既灵巧乖顺，又不碍手碍脚。让老板觉得用起来非常顺手，就得做到——始终保持机器人的忠诚，但又留有高等动物的体温。

◎ 领导干部在个人前程方面，通常只往好的方面看，不愿意往差的方面想；大家都全心全意想着组织部，很少愿意去考虑纪委。有的人一听到“纪委”二字就心生反感，直到出事才想起某某朋友在纪委工作，可惜往常没怎么放在眼里。

◎ 他说话一向简明扼要，从不拖拖拉拉，他希望自己被人看作是“一言九鼎话不多”的人物。事实上，他的语言仓库只负责用简短的话把事情说明白，在他肚子里，没有更多的话藏着掖着。在许多场合，他甚至被人们称作是一个内向的人。而在领导面前，他表露出的不仅是内向，简直有些木讷了。

◎ 他知道，这份报纸尽管是来自京城的经济类报纸，但总是热衷于报道政界的新闻，特别是官场反腐的消息，不仅比官方的报道来得早，而且往往都很准。

◎ 别小看这个主任，中央纪委的室主任与其他部委办的中层干部有着重要区别。中央纪委的中层岗位，之所以不叫司也不叫局，而叫室，就是因为整个机构比其他部委高出半格。室主任可以高配到副部级，这样便于更好地开展反腐败工作。不过按惯例，新担任的室主任通常还是正局级，要等到一定的资历，委里会通盘考虑，再任命副部级。现在，诸赤城还是正局，但副部是迟早的事，相当于候补副部。这个职位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 中国大陆以江淮为界分出南北。南北地理风水不同，政治风俗也不同。南方经济发达、政治开明，秘书对领导都习惯以职务相称；可北方人古怪，喜欢把领导称作老板，大约认为老板派头大，可以坐在官场管着商场的意思。

◎ 历史上许多小国的帝王，包括那些草头大王，都是靠身边人一起打出来的，但最后也是被身边人害死的，下场很惨啊！

◎ 在险要关头，要懂得及时避让啊！

◎ 上面的消息封锁得很死，可是，这么大的浪头，能没有丁点儿风声传出来吗？驾驶员、秘书、有关的服务标准，等等，这些都可以旁证出上面来人的时间和级别。

◎ 江涞源又可以忙起他的秘书工作了。遗憾的是，他的这个秘书工作，有史以来第一次变得清闲了，变得无所事事了。

每天他照例早早去上班，到对面老板办公室帮助擦擦桌椅，收拾收拾文件报纸。然后，就坐在办公室里接电话。有人来找，就说老板开会去了，这段时间都在开会，没法见。如果是特别熟悉的企业主，那就实话实说，让他们暂时躲一躲，省得惹火上身。

接下来，他就真的变得很无聊了。老板不在，没人派他去联络工作，没人让他迎送客人，没人让他干这干那。

他突然觉得，现在变成了一个离开了句子的标点符号。标点还是原先的标点，可句子走了。句子一走，自己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失去了存在的义务，失去了一直

以来生机勃勃的价值。

◎ 这个田秘书因为是省委书记宋行唐的贴身跟班，而宋行唐与蒲承德素来不和，江涑源对田秘书不得不防。平常里，蒲承德常在背后说宋行唐的坏话，相信宋行唐对蒲承德的评价也不会好到哪去。可是，田秘书很聪明，每次看到江涑源都很客气，像是他们的老板是一对亲兄弟似的，他们俩则像是一对堂兄弟。田秘书对江涑源的话里，无不充满了体贴和关怀。江涑源岂是愚笨之流？既然他这么会做人，我也不能输给他。每次他有什么言论，他总会记在心里，也帮助自己的老板掌握些政治动态。所以，江涑源在提防田秘书的同时，每次也都表现得非常热情诚恳，不让对方看出任何破绽。

◎ 要说办案工作，中央纪委站得最高、看得最远、政策把握得最得体，但要说具体的小计谋小花招，在基层工作的同志似乎肚子里装得更满。

不能说基层的水平比中央高，只是基层的干部比较实在，或者说讲求实用。这就好比参加拳击比赛，中央的同志总要按规定在手上戴着棉墩墩的大手套，脸也裹得严严实实的，与对手有板有眼地打。而基层的同志不太喜欢这些规则，他们最喜欢使用散打技法，手脚并用，拳打脚踢一齐来，能够一招毙命最好。

第一章 太平洋上吹来一口气

1. 枯叶美女

在太平洋上吹一口气，有没有可能在中国大陆形成一股台风？从气象学上讲，多少有些玄。但从政治学，特别是中国特色的官场生态学上分析，这种推理就失去了任何玄乎的成分而成为最基本和残酷的事实。近年来，我们经常可以通过报章和网络收获类似的消息：小偷偷出贪官、大火烧出贪官、日记写出贪官、情妇吵出贪官、凶杀杀出贪官、地震震出贪官、敲诈敲出贪官、出国看艳舞牵出贪官、账单被捡检出贪官、在公共场合说了几句过激的话而被网友人肉搜索搜出贪官，等等。凡此种种，足以证明一个简单而严肃的定律：许多平凡的小事往往能够牵扯出官场上的大事；许多腰板铁硬、稳如泰山的政治人物，往往会被一根很不起眼的稻草压倒在地，永难翻身。偶然中隐藏着必然，必然总会通过偶然来显示威力。难怪，恩格斯在他的“哲学遗嘱”、1886年发表的《费尔巴哈论》中留下这样一段话：“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東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

河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蒲承德是一位很有前途的政治明星，他在中学时期以及参加工作后的党校学习期间，曾经多次学习过马列主义哲学包括唯物主义辩证法，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政治前途会在一次极其偶然的事件中被轻而易举地葬送，他眼前一直宽敞鲜亮的政治红地毯竟然会在一夜之间延伸到了一个危险的悬崖边。

作为一名省部级高官，他习惯于老谋深算、恃才傲物，不把事情考虑周全从不出手。因此，当中央纪委分管案件查办工作的领导找他谈话时，他觉得眼前这张脸的出现既不辩证，也不唯物。

那天傍晚，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无聊地站在自家阳台上，习惯地注视着楼下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流。他最期望出现的场景，是车辆之间的磕磕碰碰，还有驾驶员之间唾沫四溅的对骂。他在家摆弄的那些玩具车也会和周边物件碰撞，他也会因此

骂人。可他总觉得自己骂人的语言过于单调和稚嫩，远不如马路上那些真车的玩主嘴里喷射出来的鲜活和成熟。他甚至希望马路上的碰撞更加猛烈些，对骂也更加热烈些，他将努力从中多学些有用的东西。

正在这时，一股风阴阴地刮来，刮落马路边好多法国梧桐的树叶。其中一片晃悠悠晃悠悠，居然晃到了小男孩的阳台边。小男孩正要伸手去拿，树叶中途一拐，又往外边晃过去了。小男孩索性放弃占有的打算，张开嘴巴往树叶上吹，使劲地吹，吹吹吹。

河南省政府车队的驾驶员小李正开着他的黑色奥迪A6往九莲山宾馆赶。两天前，省政府在九莲山度假村召开了全省财政金融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已经结束，接下来还有考察活动，需要更多的车辆接送。听说这次会议自助餐不错，纪念品也很高档，小李为自己有机会在后期参与会议的服务工作而感到荣幸。伴随着车里优美的乐曲，他吹起了口哨。猛然间，他发现右侧的墙面上挂着一幅巨大的广告。广告上是一个穿着暴露的美女，裹着黑色网格丝袜的两条纤细玉腿长长地伸到马路上，向行人展示着非凡的性感。血气方刚的小李终于没能挡住两条玉腿的诱惑，匆忙间看了一眼之后，又回过头来，边看边说：“啊哟，让我再看一眼！”

一个叫黑皮的年轻人请几个朋友喝酒，正穿过马路去对面的酒家。他在镇上打工多年，对路况非常熟悉。看到车流减少，眼明手快的他傲然穿过马路。就在此时，从附近阳台上缓缓飘落的一片硕大的法国梧桐树叶，不偏不倚，从他的脑门上滑落后，悠悠然栖息至鼻梁上，刚好遮住他的眼睛。

“他奶奶的！”黑皮用手去抓这片树叶，疏忽了旁边刚驶过来的车子。

被两条玉腿吸引住视线的小李，恰好将车子驶经这里。猛然发现前面有黑影，一个紧急煞车，迟了，黑皮的腰身还是被刮到了一下。

“他奶奶的！瞎了狗眼了你？”黑皮骂道，“你是怎么开的车？”

“你自己走路不长眼啊？”小李也不示弱，“你要找死另外找去，别害人！”

黑皮的小兄弟都围了过来，把车子拦到了马路边。

小李打开车门，就见这帮人一个个指手划脚地骂过来，骂得他狗血喷头。小李不愿受辱，时不时地回嘴骂几句。黑皮一向在小兄弟中间被称做老大，遇到这种场面不发威，觉得很没面子。于是，他握紧拳头，猛然朝小李的脑门上砸去。岂知，小李是武警部队退伍的，曾经学过好几年的拳法，见黑皮有拳擂来，就将身子轻轻让到一边，顺势往他后背上还了一腿过去。黑皮倒下，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嘴啃泥。

这还了得！司机撞了人还敢打人！

黑皮的小兄弟们轮番上来进攻，小李一一招架过去，时间久了，也越来越觉得吃力。

正在这时，交警闻讯赶到。一见是省府车队的司机，也不想自找麻烦。于是，就将小李和黑皮等人全部带到了九莲山派出所。

派出所所长亲自调停，看在省府车队的面子上，将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要求各自走人了事。黑皮不服，硬要小李赔医药费。可是，小李偏不答应。这时，派出所所长又接到了上面的电话，要求尽快让小李开车去会议上接人。所长便让小李先走，自己接下来慢慢做黑皮的思想工作。岂料，黑皮等人拉着小李不放，有几个人早就堵在了黑色奥迪A6的前面，小李哪里还走得了！

接到电话求援后，黑皮的其他几个弟兄也都赶到了派出所，而且还召来了好多看热闹的群众。黑皮的小兄弟们在派出所门口大声宣传：“省府车队的司机撞伤了九莲镇的人，还出手打人，简直是太欺负人了！”“派出所不但不帮助九莲人，还说九莲人自己走路不小心，一分钱医药费也不给。你们大家伙说说看，现在的派出所还讲不讲理？现在的社会还有没有王法？”

围观的群众七嘴八舌，大家都说是省府车队和派出所不对。

有个戴眼镜的老头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正好看到一则省政府领导在九莲宾馆召开财政金融会议的新闻报道。于是便想当然地道：“报纸上说了，这次全省财政金融工作会议就在九莲宾馆召开，召集会议的就是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蒲承德。这个省府司机，肯定是去接蒲承德的！”

“常务副省长的司机把人撞伤不肯赔钱！”

“派出所包庇省长司机，官官相护！”

“蒲承德的司机蛮不讲理横行霸道！”

……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的议论也越来越难听。

黑皮与小李、派出所所长等人在里面吵闹不休。

黑皮的小兄弟们在外面煽风点火，借机引燃公愤：“省长司机不把我们九莲人当人看，我们坚决不答应！”

群众中间有节奏地响起一片呼喊声：“不答应！不答应！我们坚决不答应！”

九莲镇的书记、镇长，九莲区的区委书记、区长纷纷赶到现场劝解，群众不但

不散，反而越聚越多，声势越来越浩大。

河南省的首府金家庄市的市委书记、市长也匆匆赶到。市委书记潘兴隆拿着话筒和群众喊话：“请大家不要在这里围观，不要在这里围观！有什么事情，可以派代表和我们谈话，派代表和我们谈话！”

听到潘兴隆的声音，看热闹的群众开始兴奋起来了，毕竟，这张脸在电视里常常和大家见面。

可是，偏有得寸进尺的人，给脸不要脸，对着潘兴隆猛喊：“官太小了，滚回去！让省长出来讲话！”“让常务副省长蒲承德出来说话！他的司机欺负人，就该让他出来！”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这本是万家团聚、开始用晚餐的时间。可这些该死的九莲人，就爱小题大做，一门心思要把事情闹大。

潘兴隆一遍遍强调：“撞人的不是省长司机，你们误会了。”

可是，他的声音很快被震天动地的呼喊声淹没了：“不相信！不相信！鬼才相信！”“滚回去！滚回去！给我滚回去！”

蒲承德不接电话，无奈之中，潘兴隆拨通了蒲承德秘书江涞源的手机，把这里的情况向他作了介绍，要他尽快向蒲省长汇报，看他能不能到现场来一下。

江涞源不仅是蒲承德的秘书，他同时还是省政府综合二处的处长。处长职务已任命几个月，能够接替他并且让蒲承德满意的秘书人选还没有物色好，他现在的身份是处长兼秘书。此时，他正满面红光地坐在九莲宾馆的豪华餐厅里，和与会的领导干部们一起喝酒。

通常，他总是坐在蒲承德旁边的一桌用餐，而且神不守舍地关注着他老板的一举一动。这么多年来，凡坐在老板邻桌用餐，他几乎没有正儿八经坐直过身子，也没有真正敞开肚子慰劳过自己一回。今天，好不容易把会议的主要议程解决了，更重要的是，老板说有点私事，顾自跑到附近某处会朋友去了，而且连秘书、司机也不带。好不容易偷得这个闲，江涞源便端起省长秘书和省府处长的架势，与同桌的各位领导们拼起酒来。平常略显沉闷的他，现在话也渐渐多了起来。

接到潘兴隆的电话，把他吓了一跳。真没想到，九莲山下的小镇上会出这样的事，闹出事端来的，还是省府车队的司机。那小李他也认识，车子也坐过好几回，往常看着挺乖巧的，这回怎么弄出这么大的事了？

江涞源立即给老板打电话，可老板总是不接。江涞源耐着性子一遍遍打，好不

容易拨通了，却听老板的口气很冲：“什么事呀？老给我打电话？安静一个晚上都不行？”

“不好了，老板，山下有人闹、闹事。”江涞源忽然有些结巴。

“什么事？”老板没好气地问。

“刚才潘兴隆打电话来报告，说省府司机小李在马路上刮伤了一个九莲人，九莲人闹到派出所，围观的群众很多。”

“这关我什么事呀？”老板冷冷地道。

“潘兴隆说，他们在那儿怎么劝都不行，想请你出面……”

“潘兴隆这头猪！”不等江涞源把话说完，老板就在电话里骂开了，“这种事情也要我亲自出马，根本就和我沾边嘛！混账东西！”

江涞源还想再说什么，就听到“叭嗒”一声——老板竟然把手机关掉了。江涞源的耳边，传来一阵茫然的“呜呜”声。

同桌的领导过来拉江涞源继续入桌喝酒，可是，江涞源再也找不到省府处长的感觉了，他变得神不守舍，变得食不甘味。一会儿给潘兴隆打电话，一会儿给省府办主任打电话。接着，其他各路电话也纷纷打进来，越来越多，打得他坐在餐厅一角的沙发上应接不暇。后来，干脆提前撤离，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九莲山下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糟。

有人在派出所门口点燃了鞭炮，围观群众一个个兴高采烈，有的还鼓掌欢呼。

有人掀翻了省府车队的那辆黑色奥迪A6，还把一串鞭炮塞了进去。在鞭炮声中，汽车被点燃了，围观者的欢呼声更猛了。

大批警察、武警赶到，堵在了派出所门口。

可是，和围观的群众相比，这些警察和武警的数量少得太可怜了。他们的到来不仅没能解决问题，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围观者的情绪，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派出所门口的一辆警车，也被人推倒。很快，这辆警车也燃起了熊熊大火。

“别烧警车！别烧警车！”黑皮在派出所里大声喊。

可是，没人听他的话。看来，那些烧车的人并非他的小兄弟。社会上那些一直就对政府和警察有情绪的人已经混进了围观的人群。他们不仅烧了省府的车和警车，而且还点燃了派出所旁边的一个旧仓库。仓库里的大火在夜风的吹袭下，越燃越烈，把附近的几处民房也刮燃了。

一伙歹徒趁机冲进附近的一个超市，抢劫贵重物品。

因为有一盒一千响的鞭炮在超市里炸响，超市里非常混乱。在这种局势下，好多顾客的良好心被迅速染黑，也一起加入到了劫匪的队伍里。

这家超市的商品，几乎被洗劫一空！

江涞源不停地给老板打电话，可老板的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

问老板的司机康保，康保说他也不知道。整个晚上，老板都没要过他的车。

和省市的众多领导一样，江涞源也通宵未睡。

不同的是，省市领导忙于讨论九莲事件的处理方案，而江涞源则始终忙于一件事——给老板打电话。他知道不会有结果，但也寄希望于老板早点开机。他得在老板开机后的那一瞬间，第一个打进电话，告知他山下的紧急情况，还有省委主要领导的态度。

糟糕的是，江涞源的电话一直打到了第二天上午十点多。

和他同时打电话的，还有省委书记宋行唐、省长纳兰武安以及省政府的正副秘书长、办公室正副主任等。

总算老板对江涞源信任有加。他打开手机后第一个接进的，是江涞源的电话。

可惜的是，江涞源接通的时间太迟了，都怪老板开机太晚。

2. 特殊谈话

一个堂堂的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竟然有十几个小时脱离公众尤其是自己的上下级包括心腹的视线，从政治上讲，这比惊心动魄、充满暴力的九莲事件更让人不可思议，更值得上级领导和监督机关的重视。

毫无疑问，党中央主要领导在凌晨得知河东区九莲事件的同时，也知道了蒲承德失踪一事。甚至，到了早上上班时，中央领导还交代秘书，一定要及时掌握蒲承德的动态，有了消息要立即报告。

并不是中央领导重官事而轻民生。说实在，像九莲事件这种群体性事件，近年来各地常有发生。只要查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处理相关责任人，事件就会很快平息下去。有关部门在处理这类事件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不必过于担心。要多加考虑的，就是如何让各地各部门从中找到事发规律，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提高科学执政能力。

而省部级高官的失踪，则往往连带着重大的政治事件、政治斗争或政治丑闻，

务必放在另一个层面加以特别考虑。

近年来的高干外逃当然不再称为叛逃，但仍然不时有人前赴后继地暗渡陈仓。通常是在将老婆孩子送往国外定居、将大量赃款转移出去，继续做一段时间的“裸官”之后，一旦发觉形势不妙，就拿起早已办好的护照仓皇外逃。而留给他的上下级及身边工作人员的情况，通常也就是一段时间的所谓“失踪”。

高干失踪的背后还有一种可怕的事实，那就是政治谋杀。几年前，有位副省级的市长失踪多日后才发现死于外地某宾馆房间内。案件查了好几个月都找不到头绪，中央领导再三过问也无济于事。幸亏该市的政治斗争波诡云谲，环环相连，最终导致内讧发生，一起常务副市长雇凶杀市长的恶性政治事件最终浮出水面。

还有既不外逃也没有被杀的，那就是干了见不得人的事。那年，中部某省有个副省长在去广州开会期间突然失踪，中央纪委会同公安部、安全部展开了严密调查，最终在深圳一个情妇的家里找到了他。逮住他时发现，他的皮包里有三张假身份证、一本可以随时逃往国外的护照、几本存折，再就是伟哥和避孕套。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这个副省长贪赃枉法、狂嫖滥赌的丑陋行径一一暴露，令人震惊。

那么，蒲承德的失踪意味着什么？

是外逃？是被杀？还是“躲猫猫”般地在搞幽会？

十点半左右，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先后得知蒲承德的下落，才略缓了口气。但是，背后的事实还是不容乐观。

据蒲承德自述，那天晚上他独自在九莲山度假村最高处的仙女山庄夜宿，并没有与任何人见面。至于原因，他说近来工作压力大，心情不好，想一个人静一静。那晚接到电话说要他出面处理九莲人闹事，他觉得与自己并没有关系，一气之下就关了机，没想到事件会发生到这一步。那晚本来想好好睡一觉，但怎么也睡不着，到凌晨才睡下，醒来时已经十点多了。他一再强调，“失踪”的原因是心情不好，有点意气用事而已。

但是，河东省委和省纪委的初步调查发现——仙女山庄有两名工作人员曾看到过一个红衣女子早晨五六点钟从蒲承德的房间里出来。遗憾的是，她们只是看到该女子的背影。

按理说，有两人亲眼看到有女人从房间里出来，蒲承德该向组织上解释清楚了吧？可是，“不”，蒲承德说，“一定是她们眼花了。我的房间里根本就没有女人来过，我始终一个人在房间里睡觉，一直睡到十点多。”接下来，蒲承德来了个“死猪

不怕开水烫”，省委主要领导再三再四地问，他还是一口咬定是自己一个人在山庄的房间里睡觉。

这下，可把省委主要领导，当然也把中央主要领导气恼了。再加上闹得舆论纷纷的九莲事件，蒲承德能够逃得了责任追究么？

中央纪委的领导就是在这个时候找蒲承德谈话的。

这位领导名声赫赫，她的出现让蒲承德吃惊不小。尽管他竭力伪装镇静，脸上还是不时有些小小的抽搐。

中央纪委书记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肩负着党内反腐的重大使命。除了书记外，中央纪委还有若干名副书记，属于正部级干部，各自分管着办公厅、事务局、外事局、研究室、法规室、宣教室、干部室、信访室、纠风室、执法室、党风室、审理室、预防室以及案件检查室等二十余个室厅，还有下属的研究所、电教中心、培训中心、报刊社等事业单位。其中，案件检查室共有八个之多，一至四室负责中直机关、中企、部级高校等，五至八室分片管辖着全国各省市省部省级高官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工作。为了起到合力查办和互相牵制的作用，八个室由数名副书记和多名常委联系或分管。

这位领导只是分管案件的领导之一，但她的知名度比其他领导要超出一大截，甚至完全可以称得上党内的明星人物。

现在纪检监察系统的干部们说起她，总喜欢说起她早年的曲折经历。认为这些经历与她领导反腐败工作、与今天的成名颇有关联。但她自己心里清楚，所谓时势造英雄，她自己的工作能够被全国广大党员干部认可，能够受到大家的拥戴和敬佩，最主要的还是党给了她这个权力，是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特别重视、将它列为生死存亡的大事来办的结果。

中央纪委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恢复组建。在最初的几年时间里，主要负责对“四人帮”帮派体系、经济秩序、党内整风等问题的查纠工作。但在基层广大党员干部的心目中，机构庄严神圣，概念却有些模糊，对纪委的印象并不深。直到一九九三年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作出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的重大决策，“两规”措施从一九九四年开始正式实施，才在党员干部中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一批批违纪违法分子的查处，使纪委声誉鹊起，如日中天。所谓“有为才有位”，纪检干部的地位开始硬了起来。而负责中央纪委查办案件工作的领导，自然也随着一批省部级高官的倒台而成为全党乃至全国闻名的反腐英雄。

与河东区接壤的几个兄弟省市，都有被她找去谈话后被“两规”、被法办的干部。对此，蒲承德也早有所闻。他在接待中央纪委中层干部时，就专门打听过她的来历和喜好。听说这人一身铁骨，不讲人情，只得暂时作罢。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在个人前程方面，通常只往好的方面看，不愿意往差的方面想；大家都全心全意想着组织部，很少愿意去考虑纪委。有的人一听到“纪委”二字就心生反感，直到出事才想起某某朋友在纪委工作，可惜往常没怎么放在眼里。这个蒲承德，也正是在她找他谈话时，才有了“要是中央纪委的朋友会如何如何”的念想，但是，她留给蒲承德念想的时间并不多。

那天找他谈话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半了。领导给了他一个下午的时间，让他谈三个问题：一是在九莲事件中应当承担的责任；二是那天晚上关掉手机后在仙女山庄所做的事情；三是近年来与下属干部以及企业主之间的不正当经济往来关系。

与中央纪委领导一起找他谈话的，还有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这个人他倒有些熟悉，一直觉得他好打交道。可惜，副部长今天的眼神也很迷离。当蒲承德不时投来求援的目光，希望他帮助说些好话、打个圆场时，副部长干咳了几声，还说了“要实事求是交代问题”之类的话，看来，他也成不了蒲承德的救命稻草了。

在河东官场上，蒲承德说话一向简明扼要，从不拖拖拉拉，他希望自己被人看做是“一言九鼎话不多”的人物。事实上，他的语言仓库只负责用简短的话把事情说明白，在他肚子里，没有更多的话藏着掖着。在许多场合，他甚至被人们称做是一个内向的人。

而在领导面前，他表露出的不仅是内向，简直有些木讷了。

“九莲闹事和、和我，没、没关系。我不分管治安。”

“手机关掉是心情不好，在九莲山庄一直、一直睡、睡觉。”

“在经济方面，我没有任、任何问题。”

他结结巴巴，又颇为简明地回答了三个问题。但回答得有些吃力，额头上还不时冒出星星冷汗。为了不让她察觉，他始终没敢去擦汗。两只手在桌子上握了又松，松了又握，可留在桌子上的，还是一片湿湿的汗渍。

在与蒲承德谈话的同时，领导还特意派人向河东省委省政府了解蒲承德的家庭情况。

简要的反馈结果是：蒲承德长期在黑河省工作，曾任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副省长，五年前调任河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与其他干部不同的是，他

调至河东后，夫人和小儿子都留在黑河，至今未随迁。大儿子因出国定居，情况不详。更让人诧异的是，蒲承德对家人的态度非同一般。两年前，在夫人生病住院一个多月后，他借出差的机会回家一趟，见面也就问了句：“没事吧？”然后再也没有第二句话，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至于他的小儿子，据称曾多次找他帮忙，但都被他一口回绝了。去年底儿子赶到金家庄想见一面，结果蒲承德对秘书江涞源说“就说我工作忙，不见”。就这样，儿子连父亲的面都没见上，就回黑河去了。

像这样不顾亲情的领导干部，简直是闻所未闻。是贪是廉，更不敢妄断。

带着重重惊疑，领导问起蒲承德的家庭情况。蒲承德一板一眼地说：“像我这样勤政廉政、不谋私利的干部，现今社会已经不多了。我的小儿儿子，至今还在黑河做普通的工作，我始终没有利用职权为他找过什么人。相比之下，你们看看，我们河东省的某些领导，把自己子女一个个都安排得很好，不光单位好，还让他们当领导，简直是在搞封建世袭；还有些领导，利用职权帮助儿子女婿做生意，已经不知道赚了千万几个亿了。”

蒲承德感慨地说：“如果说我蒲承德是个贪官，够得上中央纪委来查处的话，我敢保证，我们河东省的省部级干部里面，个个都该查，而且你们应该先查他们，最后一个才应该轮到我。”

在中央纪委干了几十年，查处了数百名省部级干部，今天还是头一回碰到这块硬骨头。这块骨头不仅难啃，而且还有股怪味，让她有了几分犹豫。

好在蒲承德半夜突然失踪并导致九莲群体事件升级的事已经引起高层的关注，这个案子是领导画过圈圈的，即便不能查出贪污受贿、送进大牢，至少也可以定他个违纪错误。更何况，脱离组织视线的那段时间里，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不可告人的事，还有待深入调查。单凭着一名老纪检的直觉，她绝不相信这里头没有鬼。

夜幕已经降临，时间不早了。好，就到此为止。她和中组部的那位副部长用目光作了交流，点了点头。然后，由她向蒲承德宣布了决定：“蒲承德同志，我们给你谈话的时间已经到了。不是我们不给你机会，是你自己错过了主动向组织上讲清问题的机会。根据你刚才谈话时的表现，我们觉得你还有很多问题和疑点，有待于中央纪委的进一步调查。所以，现在我们向你正式宣布，经中央批准，中央纪委从现在开始对你进行‘两规’调查，希望你积极配合。”

蒲承德愣在那里久久说不出话。直到走廊外面几名纪委干部过来让他走，才问了声：“干什么？”

来说：“请跟我们一起去做‘两规’办案点。”

3. 寻找贵人

晚风轻拂，还是那么温顺轻柔，如同女人款款拥上的轻吻。可是，今天的晚风吻在蒲曲阳的脸上，不但没有吻出一丝快意，反而激起了他内心深处大海般无边无际滚滚涌来的狂躁和焦虑。

他又一次想到了夫人辛集雪白的肌肤、美丽的胴体，这时，辛集的笑脸出现在了窗外的夜幕里。突然间，天空中的云层一步步退去。她脸上的笑意不见了，变成了忧伤。辛集在云层中向他招了招手，迅速消失了。

他又一次想到了大蒲集团。他亲手创办的这家公司，在运营了五六年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正在他大显身手、大展宏图之际，因一起案件而被撞翻阴沟，陷入泥潭无法起身。

身为香港大蒲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在家乡浮江越来越知名的大企业家，今天竟然被关进了郊区的看守所里，而且一天又一天，不知要关到何时才能解脱。

事业、家庭、亲人、朋友，像衣服鞋袜一样依附着他，像皮肤血脉一样缠绕着他。

这些是他精神上饱受折磨的根源，也是他活下去的全部希望。

“我的事究竟有多严重？可能会判几年？”坐在那间屋子里，他点着了一支三五牌香烟，忍不住问了对面的老郭。

“可能很重。”专案组组长、市检察院的处长老郭已经不止一次听他问这个问题了，但他还是很有耐心，再把回答重复一次，“不是我吓你，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以及近年来对走私案的处理结果分析，可能会判无期甚至死刑，你一定要有思想准备。”

“我知道，我知道。”蒲曲阳抽了一口香烟，说，“可我才四十岁啊。记得有一次，我到仙华山上玩，有个道长给我看相，说我四十岁时会有一劫。没想到，还真让他看准了。唉，真是宿命啊！”

“道长还说了些什么？”老郭笑道，“不是我迷信，他应该给你指条出路呀？”老郭的口头禅是“不是我……”。

“道长说了。”蒲曲阳苦笑道，“他说我命不该绝，到时候会遇到贵人。我